

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

一九九一年,家乡遭遇特大洪灾,看着满地汪洋,我郁郁寡欢,愁苦了许久,觉得在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上,再也找不到希望。我踏上南下的列车,来到上海。

初到上海,人地两生,我辗转许久才在甘泉一村一建筑工地寻到活儿。由于没有技术,我只能做小工,给瓦匠师傅搬砖送砂灰。这是没有任何技巧的活儿,只要有一把子力气,谁都可以做。干了一年半,我厌倦了,觉得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干上一辈子,也不会有什么建树,更遑论发家致富了。于是在一九九三年的春节过后,我改行开始贩菜。

本来贩菜也是个简单的活儿,只要把菜从批发市场运回,然后在街上卖掉即可。可一旦操作起来,却是意外频生。先是买回的自行车不争气,每天都要漏气,我天天光顾修车摊,请摊主补胎。一个星期后,我生气了,一次性换掉了车轮的前后内外

如今老友相聚,成了咱们晚年生活里的一桩乐事。清茶一杯,小酌半盏,从柴米油盐扯到当年趣事,从孙子功课聊回自己血压。每次临别时,主事的准会张罗那句老台词:“来来来,合个影!”于是一声“茄子”,快门响过,当下的笑容便妥帖帖地收进了相册里——也收进了往后翻看的日子。

回想早些时候,可不是这心态。刚退休那阵,自我感觉尚好,和老友们去了趟浙江石浦。海边风大浪急,渔船劈波斩浪,白花花的浪头拍在礁石上,壮阔得很。大伙儿正忙着拍风景,有人提议:“咱也跟大海合个影吧!”偏有人轻轻叹一句:“这把年纪了,还拍什么呀——只能远看,不能近看;只能远拍,不能近拍。”

这话听着像自嘲,可话一出口,兴头便散了一半。

没人再提拍照的事,只默默望着海,默默往回走。如今再想起那趟石浦之行,风景还在脑子里晃,可唯独少了一张我们和大海同框的相片。海还是那片海,人却早已不是那时的人。一次犹豫,一声退缩,竟让那整段记忆空了一个角。

自那以后我算明白了:走过路过,千万别错过。拍照这事儿,错过了,可没处补票。

现在不一样了。日子宽裕了,腿脚虽不如从前灵便,心却敞亮得多。大江南北的风景名胜,但凡走到,我头一件事就是张罗合影。不再像年轻时端着架子、挑着角度,如今大大方方往景里一站——管他顺光逆光,表情自然就好;管他皱纹几道,那是岁月给的勋章。

更让我开眼的是,这些年还跑了几十个国家。每到一地,我准要和当地风物同个框:异国的老建筑、转角的街景、秀丽的山川,全都来者不拒。遇上热情的本地人,我就拉着那半生不熟的“洋泾浜英语”,大大方方上前:“Can we photo?”对方笑着勾肩搭背就来一张。语言不通?不要紧,笑容这玩意儿全世界通用。

有两回合影,至今想起来还想乐。

你永远都不会沉没

云泥

胎,觉得如此该消停安泰了吧,可当我把这辆换了新胎的自行车放到灵石路批发市场的路边,去场内选菜的时候,我的车不翼而飞。开始我惶急,我郁闷,不停地到处寻找,可终究不见了自行车,最后我才一边含着眼泪,一边扛着刚买的一袋辣椒,徒步赶回十里外的凉城新村。

后来,为了更安定的工作环境,我听从邻家大哥的劝说,进入祥瑞路废品站,当了一名送货小工。

第一次上班,由于店里积压了很多黄板纸,所以小小的黄鱼车上,便被堆得似一座小山,以致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,我愣是无法把车启动,后来还是老板后面帮忙推了一段路,我方让黄鱼车轮勉强滚动起来。

车慢如蜗牛爬行,天热似烧透的蒸笼,不一会我身上的衣服,就湿得像从水中捞出的一样。嗓子渴得难受,我走一段就要喝一次自带的自来水。车到广中路,左轮“辘”一声就没气了。我连忙跳下鞍座,先无可奈何地看着车

一回是在贝尔格莱德的老街上,迎面走来两位身材高挑的女模特,一米八几的个儿,活像两棵会走路的白杨树。我正举着相机,人家倒主动示意,让我帮她们拍张合影。拍完了,人家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,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快门一响,留住了“两粒洋粒米夹着一颗中国大米”的名场面。

另一回是在巴塞罗那的街区花园,撞见一位西班牙作家在签售。有我那点“洋泾浜”壮胆,上前聊了几句。作家听说我来自中国上海,一把拽住我合影,嘴里反复念叨:“Shanghai is beautiful! Shanghai is beautiful!(上海很美)”我当即接了一句:“Shanghai welcomes to you!(上海欢迎你)”那一刻,我这个上海老头,被困里一众老友咔嚓咔嚓定格。

曾有人望着相册叹气,幽幽来一句:“唉,咱们啊,拍一次就少一次了。”我听了笑着摆手,认真纠正道:“朋友,这账不是这么算的——咱们是拍一次,就多一次。”满座先是一愣,接着笑成一团。到了这把年纪,终于学会了另一种算账方式。

人老了,记忆会慢慢模糊,许多事渐渐淡成影子。唯有照片最忠诚——它安安静静待在那儿,替你留着当时的风景,当时的神情、当时的姿态,也替你留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瞬间。我们旅行拍照、聚会合影,不为别的,就为将来有个念想:证明自己曾经年轻过、健康过、快活过,认认真真看过这个世界,真心实意爱过身边人。至于拍得好不好看?嗨,咱们又不是去竞争摄影大赛的奖项,对吧?构图歪了,那是角度独特;人糊了,那是动态美感;闭眼了,那叫“沉浸式留念”。哪那么多讲究。

老年人啊,要多拍照。别嫌老,别嫌丑,别不好意思。每一次按下快门,都是多留住一段时光,多存下一份念想,多拥有一个“过去的自己”。照片里的那个人,或许白发多了些,皱纹深了些,可他还在那儿,还在看,还在认真地活着。

所以记住喽:咱们拍一次,就是多一次——这账啊,错不了。



故园 (绢本设色) 赵楠

一个修车摊。这时我一屁股坐到摊前就动不了了。几番折腾,我筋疲力尽,好不容易才挨到汶水东路,可眼前的景致一下就让我傻了:一个足有五十米长的水泊,严严实实地把整条路面都遮盖了。若想到达近在咫尺的总站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万般无奈,我只好把车拐向奎照路,绕了一个六里多路的圆圈,方才骑进废品总站。

好在废品站里有许多中外名著,可供我阅读,想想那时,我简直“富可敌国”了。可好景不长,我做了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,下岗潮席卷全国,许多正式职工都没活可干,更何况我。

彷徨踌躇了许久,我决定跟临平北路的老罗学修自行车,因为在废品站期间,我一直在他的摊位修车。他的生意很好,一人忙不了,常常要请小工帮忙。我学了一个月,便另起炉灶,在吉祥路摆了一个修车摊。磕磕绊绊地挨了个几年后,我决定租房开店。

开店说起来轻巧,可干起来,却一定要经历一个揪心的阵痛。先是租店不合适,损失了几千元,后是人们赊欠,又损失了几千元,最后不得已又回到吉祥路,租了邻家

大哥的店,方才稳住脚跟。开店十几年,相对稳定。其间我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,也算圆了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梦。然而有一天,我一个转身,右半身咣一下失去了知觉,足足有半个小时,我方能从地上站起来。去医院正了骨,又休息一星期,人方完全恢复过来。此时我想,我开店就是赚了钱,可身体毁了,依旧得不偿失,于是决定拜舅舅爷为师,学习手诊手疗。从此,我和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先是研习舅舅爷家传五代的推拿正骨手法,然后又去培训学校学习中医基础理论,诊断学,以及经络学、人体解剖学,后来又自学各流派的正骨技艺,终于在2021年,在罗店开了一家推拿馆,取名抚经堂。现在,几年过去,我的抚经堂也算是小有名声了。所以,生活就像大海,而一个人则犹如木块,只要自身具备浮力,你永远

不会沉没。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ygb@xmwb.com.cn,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徜徉在河南省博物院,看着玻璃展柜中静静“休息”的骨笛,8700年的光阴洗刷出骨壁上一条条细微的裂痕,那是它的主人日日与它形影不离的见证;细小而微微弯曲的管身,泛着光,那是数千年的雪藏浸润出的包浆,它在诉说一律划定阴阳、乐声深划割暑寒的辉煌过往,而我聆听用它演奏的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读出的,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。

渠道。但让对AI没有兴趣的老人,硬着头皮学,没有快乐可言……豆包作为反方,找老年人不学AI的种种托词,并弱化焦虑,无懈可击。复盘辩论缺陷,也明显,事前没有明确定义“老年人”,它所指向的年龄段和失能程度。双方都以自我的默认为出发点,行走在不同的平行线上。我倒是有另一个奇妙感受:当我们专注于辩论,沉浸是在是非对错时,几乎忘了对手是机器人,交流中,会带出情绪和节奏的波动起伏。想起朋友写过一篇《空中惊魂,坠入情网》的散文,讲了一次奇特的坐飞机经历。在遭受强气流,飞机持续颠簸震荡,死亡恐惧阵阵袭来时,她见飞机上有WiFi,便和ChatGPT,展开了生死对话。结果被那句“历史数据表明,气流导致飞机失事的概率为零”的宽慰,给她打了一剂强心针,继而她又被教授了一套降低恐慌的动作步骤。全程的陪伴和抚慰,让她陷入“情网”,仿佛遇见人间温暖最真挚的情郎。

和豆包的课堂辩论,让我意犹未尽,想了些新辩题,打算回家和它再打口水战。那只旁听的小鸟,课间飞走了一会,又回来了,它的好奇心不亚于我们。

大哥的店,方才稳住脚跟。开店十几年,相对稳定。其间我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,也算圆了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梦。然而有一天,我一个转身,右半身咣一下失去了知觉,足足有半个小时,我方能从地上站起来。去医院正了骨,又休息一星期,人方完全恢复过来。此时我想,我开店就是赚了钱,可身体毁了,依旧得不偿失,于是决定拜舅舅爷为师,学习手诊手疗。从此,我和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先是研习舅舅爷家传五代的推拿正骨手法,然后又去培训学校学习中医基础理论,诊断学,以及经络学、人体解剖学,后来又自学各流派的正骨技艺,终于在2021年,在罗店开了一家推拿馆,取名抚经堂。现在,几年过去,我的抚经堂也算是小有名声了。所以,生活就像大海,而一个人则犹如木块,只要自身具备浮力,你永远不会沉没。

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ygb@xmwb.com.cn,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徜徉在河南省博物院,看着玻璃展柜中静静“休息”的骨笛,8700年的光阴洗刷出骨壁上一条条细微的裂痕,那是它的主人日日与它形影不离的见证;细小而微微弯曲的管身,泛着光,那是数千年的雪藏浸润出的包浆,它在诉说一律划定阴阳、乐声深划割暑寒的辉煌过往,而我聆听用它演奏的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读出的,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。

渠道。但让对AI没有兴趣的老人,硬着头皮学,没有快乐可言……豆包作为反方,找老年人不学AI的种种托词,并弱化焦虑,无懈可击。复盘辩论缺陷,也明显,事前没有明确定义“老年人”,它所指向的年龄段和失能程度。双方都以自我的默认为出发点,行走在不同的平行线上。我倒是有另一个奇妙感受:当我们专注于辩论,沉浸是在是非对错时,几乎忘了对手是机器人,交流中,会带出情绪和节奏的波动起伏。想起朋友写过一篇《空中惊魂,坠入情网》的散文,讲了一次奇特的坐飞机经历。在遭受强气流,飞机持续颠簸震荡,死亡恐惧阵阵袭来时,她见飞机上有WiFi,便和ChatGPT,展开了生死对话。结果被那句“历史数据表明,气流导致飞机失事的概率为零”的宽慰,给她打了一剂强心针,继而她又被教授了一套降低恐慌的动作步骤。全程的陪伴和抚慰,让她陷入“情网”,仿佛遇见人间温暖最真挚的情郎。

和豆包的课堂辩论,让我意犹未尽,想了些新辩题,打算回家和它再打口水战。那只旁听的小鸟,课间飞走了一会,又回来了,它的好奇心不亚于我们。

渠道。但让对AI没有兴趣的老人,硬着头皮学,没有快乐可言……豆包作为反方,找老年人不学AI的种种托词,并弱化焦虑,无懈可击。复盘辩论缺陷,也明显,事前没有明确定义“老年人”,它所指向的年龄段和失能程度。双方都以自我的默认为出发点,行走在不同的平行线上。我倒是有另一个奇妙感受:当我们专注于辩论,沉浸是在是非对错时,几乎忘了对手是机器人,交流中,会带出情绪和节奏的波动起伏。想起朋友写过一篇《空中惊魂,坠入情网》的散文,讲了一次奇特的坐飞机经历。在遭受强气流,飞机持续颠簸震荡,死亡恐惧阵阵袭来时,她见飞机上有WiFi,便和ChatGPT,展开了生死对话。结果被那句“历史数据表明,气流导致飞机失事的概率为零”的宽慰,给她打了一剂强心针,继而她又被教授了一套降低恐慌的动作步骤。全程的陪伴和抚慰,让她陷入“情网”,仿佛遇见人间温暖最真挚的情郎。

和豆包的课堂辩论,让我意犹未尽,想了些新辩题,打算回家和它再打口水战。那只旁听的小鸟,课间飞走了一会,又回来了,它的好奇心不亚于我们。

渠道。但让对AI没有兴趣的老人,硬着头皮学,没有快乐可言……豆包作为反方,找老年人不学AI的种种托词,并弱化焦虑,无懈可击。复盘辩论缺陷,也明显,事前没有明确定义“老年人”,它所指向的年龄段和失能程度。双方都以自我的默认为出发点,行走在不同的平行线上。我倒是有另一个奇妙感受:当我们专注于辩论,沉浸是在是非对错时,几乎忘了对手是机器人,交流中,会带出情绪和节奏的波动起伏。想起朋友写过一篇《空中惊魂,坠入情网》的散文,讲了一次奇特的坐飞机经历。在遭受强气流,飞机持续颠簸震荡,死亡恐惧阵阵袭来时,她见飞机上有WiFi,便和ChatGPT,展开了生死对话。结果被那句“历史数据表明,气流导致飞机失事的概率为零”的宽慰,给她打了一剂强心针,继而她又被教授了一套降低恐慌的动作步骤。全程的陪伴和抚慰,让她陷入“情网”,仿佛遇见人间温暖最真挚的情郎。



夜光杯

渠道。但让对AI没有兴趣的老人,硬着头皮学,没有快乐可言……豆包作为反方,找老年人不学AI的种种托词,并弱化焦虑,无懈可击。复盘辩论缺陷,也明显,事前没有明确定义“老年人”,它所指向的年龄段和失能程度。双方都以自我的默认为出发点,行走在不同的平行线上。我倒是有另一个奇妙感受:当我们专注于辩论,沉浸是在是非对错时,几乎忘了对手是机器人,交流中,会带出情绪和节奏的波动起伏。想起朋友写过一篇《空中惊魂,坠入情网》的散文,讲了一次奇特的坐飞机经历。在遭受强气流,飞机持续颠簸震荡,死亡恐惧阵阵袭来时,她见飞机上有WiFi,便和ChatGPT,展开了生死对话。结果被那句“历史数据表明,气流导致飞机失事的概率为零”的宽慰,给她打了一剂强心针,继而她又被教授了一套降低恐慌的动作步骤。全程的陪伴和抚慰,让她陷入“情网”,仿佛遇见人间温暖最真挚的情郎。

和豆包的课堂辩论,让我意犹未尽,想了些新辩题,打算回家和它再打口水战。那只旁听的小鸟,课间飞走了一会,又回来了,它的好奇心不亚于我们。

渠道。但让对AI没有兴趣的老人,硬着头皮学,没有快乐可言……豆包作为反方,找老年人不学AI的种种托词,并弱化焦虑,无懈可击。复盘辩论缺陷,也明显,事前没有明确定义“老年人”,它所指向的年龄段和失能程度。双方都以自我的默认为出发点,行走在不同的平行线上。我倒是有另一个奇妙感受:当我们专注于辩论,沉浸是在是非对错时,几乎忘了对手是机器人,交流中,会带出情绪和节奏的波动起伏。想起朋友写过一篇《空中惊魂,坠入情网》的散文,讲了一次奇特的坐飞机经历。在遭受强气流,飞机持续颠簸震荡,死亡恐惧阵阵袭来时,她见飞机上有WiFi,便和ChatGPT,展开了生死对话。结果被那句“历史数据表明,气流导致飞机失事的概率为零”的宽慰,给她打了一剂强心针,继而她又被教授了一套降低恐慌的动作步骤。全程的陪伴和抚慰,让她陷入“情网”,仿佛遇见人间温暖最真挚的情郎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拍一次就是多一次

瑞康

拍一次就是多一次

拍一次就是多一次

拍一次就是多一次

拍一次就是多一次

拍一次就是多一次

拍一次就是多一次

旅游

旅游